口述人:杨渡(男,1946 年出生,云南省凤庆县白云村大坟地寨子村民)

采访人:李新民(女,1988 年出生,草场地工作站驻站)

采访时间:2011 年 1 月 7 日

采访地点:大坟地寨子杨渡家中

采访时长:13 分钟 18 秒

采访原文抄录(访问人李新民简称“民”,被访人杨渡简称“杨”)

杨:过去那几年大集体干生产队记分员,干会计,出纳,保管一脚蹬,现在儿女不管,过去犁田坝田厉害成什么,现在有六十六了,一个也不管我们,我们老两个就是自力更生, 穿、吃、住完全阿属于自力更生。

民:阿公你眼睛望着我这里嘛?

杨:现在搞成前想后想,还要活十多年,不管了,现在里边没有我们的粮食,外边也不有我的粮食,就只是我苦的粮食,得,不说了就这些了,这种叫采访咯是叫,我不有认得过。

民:你讲给我听听大集体时候你在哪里?

杨:大集体时候我就在大坟地这里。

民:吃食堂咋吃过?

杨:大集体吃食堂,火草副食品,甘蔗渣副食品,山药副食品,现在想也想不到会过到这种幸福日子,现在粮食有这么多,岁数也大了,吃也吃不下去了,一顿吃一碗两碗就够了，哎,大集体过急过怕了,想着想着也可叹,得罗,不有了。

民:人家吃食堂不够吃,你们吃什么阿公?

杨:吃食堂时候不够吃就硬饿,硬熬。过去我家爹是生生饿死的,过去样都不有,伙食团下 放早点是我家爹要活到六七十岁呢,我阿爹五十六就死了,在伙食团生生那样就饿死了, 就是伙食团下放迟了,是伙食团再下放早点还活着好多人呢。

民:阿祖是饿死吗?

杨:饿死,一天吃三小两米呀,你阿祖是一顿得一两五,他个子是很大,这几年我们自己苦的粮食也够吃了,也吃不完,只是说穿,油、盐，属于我们自力更生,写了申请,国家 不管说是,我写个申请要无保,前几天去照身份证相,六十岁老人户口册被收回去了, 说是要发给补贴,昨天听李国泰讲说是不有这回事了,都是假的说。

民:大集体时候你给出工,听妈妈说你是当会计?

杨:大集体我干会计呀,会计,出纳,保管还要喂娃娃呢呀。

民:阿公你做这些不会饿嘛家里?

杨:过去饿呢嘛,过去多多少少,你阿祖死时候我在城里念书,伙食团时候我在城里念书,

分配时候书不念才回来,这种采访是阿顺头一二讲下来呢给是。

民:嗯叫你细细讲你又不讲?

杨:哎,我讲不来了,我这酒吃了后。

民:想讲什么就讲什么,以前那些记得多少?

杨:整个白云村我们大坟地是最穷,中山最先进,洛党来人要来查我的账,如果查出来要老窖两三年,查出来粮食一斤也不差,钱一分也不差,查账的人来了坐下来,给他们倒水 他们都不喝,他们想着我们是犯人,后面什么也查不出来,他们又和你讲讲笑,讲讲笑, 那是好人呢,过去我们一不贪污,二不挪用,有分寸的。

民:是不是你当会计人家来查你的账阿?

杨:嗯,会计、出纳、保管、人家来查账,什么也查不出来,那个时候查出来是判刑呢,要 判三年呢,现在养了两天牛,吃直饭做直活,别人请就去帮人家,不请就放牛,我是起 来得早,晚上不管什么时候睡,早上五点半就起来喝茶,吃烟。

民:那些死人?

杨:伙食团时候死了多少人。

民:我们这里吗?

杨:嗯,我们地方,不讲了就这些,酒吃了记性不有,有六十六,帮人家犁田是先把犁抬到田里,又回来赶牛,不像以前抬着犁赶着牛。

民:这里只有阿祖饿死还是还有其他人呢?

杨:有很多我们村的人,伙食团。

民:你家嘛?

杨:是呢,我家就阿祖饿死,你阿祖死时候是伙食团,死下来是人一个不有,伙食团是李绍秦家办,第二天说说后,有几个人定了几碗饭,只是这样,我家爹是属鸡呀,现在活着是一百多岁也活不到了。

民:那阿祖那时候有几岁?

杨:他死时候五十六,树木都不有,我哥去茶家借,借了张板子,埋了后都不通知我,我在城里念书,这个大房子是我翻修了两回了呢,现在成这样子。

杨爱人:我妈你两牛卖了出来得的,你大阿婆帮我说牛卖了只吃的一年呀,一年四季要讨生活的,我是你阿公出去了我也只是在这里,

民:现在分好了吗?

杨爱人:我是你小舅家吃,叫我要吃自己吃,自己不吃喝他们吃。

杨:和他们吃是我们吃早饭他们才起床,我们吃什么去。

杨爱人:说我脚手那么粗糙,衣服穿一次性,两三个月不洗一次,我说真的这点,我也是两三个月不洗衣服,冬季我也冷。

杨:哪有太阳不落就把鸡关起来,我说我们白云村不是这样,又不是牛和羊,猪,有一天关 起来了,我把它放出来了,你恨我一辈子也是这样,他们杀了猪,我不有吃过点,

杨爱人:她把肉抬给她妈家去了,她爸妈还当着家,养了十四五个猪,她爹属马,是大我呢, 她妈是属鼠害小我三岁。